

這渡渡

鳥種

天戴

dō/dō (dō/dō), n.; pl. DODO
prop., silly, stupid.] 1.

A large, heavy, flightless
bird (inaptus),

now extinct, related to
the pigeons, but larger
than a turkey, which was

found in great numbers
on the island of Mauri-

tius, but was extermi-
nated by the European

settlers. It had
dark ash-colored plumage

with the breast and had
whitish; the wings wings



渡渡這種鳥

戴

天

渡渡這種鳥

定價十二元

作 者：戴 天

封面設計：蔡浩泉

出 版：素葉出版社

地 址：香港上環郵政信箱 33809 號

排 字：年豐排字所

印 刷：培基印刷公司

地 址：香港灣仔船街38號

印 數：1—1000

初 版：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素葉文學叢書書目

素 葉 出 版 社

香港上環郵政信箱 33809 號

- | | | | |
|------------|---------|-------|-----|
| 1. 我城 | (小說) | 西 西 著 | 八元 |
| 2. 我的燦爛 | (詩和散文) | 鍾玲玲著 | 六元 |
| 3. 龍的訪問 | (詩集) | 何福仁著 | 六元 |
| 4. 鸚鵡纏鞭 | (散文) | 淮 遠 著 | 八元 |
| 5. 几上茶冷 | (詩) | 張景熊著 | 六元 |
| 6. 奧菲爾斯的變奏 | (文學論集) | 鄭樹森著 | 八元 |
| 7. 隔閡集 | (雜文) | 李維陵著 | 九元 |
| 8. 綠騎士之歌 | (小說和散文) | 綠騎士著 | 九元 |
| 9. 親愛的蘇珊娜 | (散文) | 蓬 草著 | 十二元 |
| 10. 渡渡這種鳥 | (故事及其他) | 戴 天著 | 十二元 |
| 11. 銅 蓮 | (詩) | 古蒼梧著 | 九元 |
| 12. 牛 | (短篇小說) | 吳煦斌著 | 十元 |

上列十二種 已經出版

-
- | | | | |
|---------------|--------|------|--|
| 13. 焚琴的浪子 | (詩) | 馬 朗著 | |
| 14. 春 望 | (短篇小說) | 西 西著 | |
| 15. 在馬克思的鬍鬚叢中 | (評論) | 董 橋著 | |
| 16. 翁文嫻散文集 | | | |
| 17. 過路的朋友 | (散文) | 張灼祥著 | |
| 18. 也斯小說集 | | | |
| 19. 惟得小說集 | | | |
| 20. 胡菊人散文集 | | | |

以上各書 在編輯中

目錄

卷一

化石	一
魔蛋	十一
雲梯	十六
面具	二二
衣架	二六
專欄作家	三〇
試管	三一
猴戲	三三
走索者之歌	三五
膏藥	三七

卷二

渡渡這種鳥	三九
捉到了渡渡鳥	四一
找到一片風景	四三
在格拉那達	四五
在死海之濱	四七
芬芳的泥土	四九
「聖城」的黃昏	五一
我的椿山莊	五三
進入未來與曾經	五六
時間的骨頭	五八
拍擊的羽翼	六〇
有這麼一種書	六二
戰爭的傷口	六四
到威爾斯去	六七

卷三

在新奧爾良·····	六九
楫枕和行舟·····	七二
看見了感動的淚·····	七五
關於一座島·····	七七
從上面看下來·····	八一
印象的底片·····	八三
胭脂畫·····	八五
譬如看火車·····	八七
「文明」的吃法·····	八九
西瓜長在樹上·····	九一
讓恩斯特死罷·····	九四
冷冽的月光·····	九六
鳥兒的機密·····	九八
「臭規矩」·····	一〇〇

不是畫論·····	一〇二
山的聲音·····	一〇四
聽「廣陵散」·····	一〇七
蟹 話·····	一〇九
想起幽山奧·····	一一一

卷四

冰刻的形象·····	一一三
造物者的手·····	一一五
鏡中的面貌·····	一一八
耳目的用途·····	一二〇
「小職員病」·····	一二三
童心的故事·····	一二六
「五四」的故事·····	一二八
井中人的故事·····	一三〇
後房的故事·····	一三二

牙齒和尾巴·····	一三四
------------	-----

卷五

老樹上的花朵·····	一三七
沒有模子的新·····	一三九
凜烈醇厚的酒·····	一四一
什麼愛什麼情？·····	一四三
聲音的通天塔·····	一四五
室內詩和室外詩·····	一四七

化石

蔡來信說他老了，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永遠年輕，永遠不老的。在台灣的時候，我們全忙着出國呀，申請呀，他倒是悠悠閒閒的；時常我們見到他，不是穿得漂漂亮亮，就是橫躺在校園的韓國草上，看着高克多的戲劇。他是使人羨慕的男人，使人喜歡的男人，却不是使人死心悵地愛的男人，反正在那個時候，我們也不作興愛誰，也不見得會有人愛我們。我們在圖書館坐坐，便難免有人在喁喁私語，什麼文人派呀！才子型啦！等等。蔡是學哲學的，但是他並不用全力去學，這正如他對任何事一樣，全是漠不關心的，我們不知道他爲什麼，他自己也恐怕不會知道。這樣的人居然在信上感慨起來，不免令我想之又想，想了又想。

我坐在 Eaton Library 的窗口上想蔡的話，這個時候新英格蘭的春天已經來臨，還記得在上一個月，我去到波士頓花園裏，除了耐冬和松樹外，全是白皚皚的雪，什麼花兒也沒有，但是現在，樹上的芽爆了出來，青草地上也滿是生機了。我老了，真的，黃，你相信我吧！機器般的生活把我搾乾了。他爲什麼會說老呢？我總是覺得，我現在

才是真正的年輕，現在沒有人管我了，我可以自由自主地生活。例如說 Eaton Library 吧，我在台大的圖書館裏，總是覺得自己在和千載的哀愁爲伍，在感覺我們民族的痛苦和失望，呼吸有些兒霉却是珍貴的傳統。可是我現在這裏，窗檻是用白油漆的，杌椅全用上好的桃木製造，燈光像新娘子那樣透射出來，而即使是這樣寧靜與平和，我也感到那種跳躍的生趣。爲什麼會說老呢？雖然是的，Automation 不能代替腦子寫詩，Iowa 也許是一個乏味的城市，然而，唉！什麼地方不乏味呢？什麼地方又容許腦子寫詩呢？

這並不是一個可怕的天氣，但是黃昏還是緩緩地來了。它起初在鐘樓上抹上一層薄霧，透着粉金底顏色，可是我壓根兒不喜歡黃昏，無論怎樣，這是令人想起悲劇或是死亡的時分。沒有人特別喜歡死，死是不得已，不得不的。我這樣想自然還是忘不了蔡的話，因爲老和死幾乎是同義字。蔡告訴過我，他最怕老，要是有一天他自覺老了，真要比死都難過。我實在也怕老，每逢聽到人說女人什麼什麼的，便整天都不好過，所以我不欣賞黃昏，像蔡欣賞黃昏那樣。這件事是蔡的私事，我不敢多去想它，只是我們都覺得：蔡那樣子看黃昏，正如我們死後發現自己被蛆兒們鑽營一般難堪！

我以爲還是不要想蔡好了，我想蔡既不是爲了愛——那狹義的愛——也不是爲了關懷，雖然我不知道爲什麼，實際上却想了一個下午，也許是我沒有什麼好想，而想蔡無疑是很夠羅曼蒂克的，就爲了這麼一丁點兒的什麼羅曼蒂克而想？天知道，要是蔡不是

我的朋友又怎樣？所以什麼都很難說，也不應該說。圖書館的工讀生提着小鈴兒叮噹過來了，他是催人的，但是我却並不匆忙，沒有人會匆忙，因為黃昏五點到七點是沒有約會的時候，也許是八點，簡單的說，到 Brown & Blue 來和我吃一客牛排吧，然後自然誰都曉得，開老爺車去兜風呀！停在一條不知名的小河旁。我還記得初來的時候，去買明信片寄給妹妹，有一張就叫做什麼 A New England Country Stream，那是一條很雅緻平滑的小河，兩岸的樹幾乎都要蓋住它了，有一間紅磚砌的小屋在綠蔭深處。就是這樣的小河，把汽車停在那裏能令人想別的什麼呢？要是這時候無線電正播放波士頓交響樂團的節目，要是月色無空地施捨入森林，就什麼也不必說了……。

Brown & Blue 是一家設在校園內的餐廳，和許許多多所謂賺學生錢的館子一樣，它也有那麼一些兒羅曼蒂克情調。我最不習慣去那裏進餐，可是和我同房的賈克琳却是那裏的常客。當我們要跑十五分鐘的路才能填飽肚皮時，找一個伴兒是不得不的，何況賈克琳是我同房。賈克琳自然是一個最普通的美國女子，因為她和你進餐，如果你多吃了一塊糕餅，那個賬也得歸你償付。自然，也有人說 Radcliffe 的女學生不同，但是那個不同，最多是唸多兩本書而已！我就是不清楚，講胡色爾和考夫曼的女孩子在什麼地方會好過講莎崗和波芙亞的女孩子？她們都是一樣的，也會在半夜裏叫着 Jack 或是 Jim 之類的名字，而在美國，千千萬萬的人叫 Jack 和 Jim，她們也一樣熱衷於和男生接

吻或是其他。賈克琳有一次告訴我她的情史，神氣得意極了，甚至小動作也加以渲染。我不能否認我很入神，我真正是渴望着的，也希望有一天能把這些類似的故事，向一個異邦人傾訴。我是說在那個時候，當賈克琳告訴我情史的時候。

我去到 Brown & Blue 時賈克琳已經坐在酒排間後面的雅座上，她招呼我坐下後便笑我整個下午的痴迷。一定是 fall in love 了，是 Iowa 的來信，我知道，還有巴爾的摩的，台灣的，香港的，總之，是 fall in love 了！我已經是想了一個那麼悠長的下午，疲倦得可以躺在針床上睡去，自然也不再申辯。我有這個經驗，你越解說便越糟糕，你不解說便保留了問題的趣味性，神秘感，這會使像賈克琳這樣的美國女孩子如醉如痴。總之賈克琳是興奮透了，她從來不頂曉舌，可是今天是例外。你們東方女子真是 Wonderful! Marvelous! Tremendous! 她用了那麼多形容詞却扯不上一點實際，固然她也不計較文法。我越不說她越起勁，甚至當我吃着索然無味的羊腿肉時她也不停止。就是這麼神神秘秘的，把事情包在情感的外衣中，並且扣起來，可是我早知道啦，東方人的戀愛林語堂寫過書的，你以為我不曉得？罷罷，Daisy 呵！告訴我他是怎樣的，扁臉孔，低額頭，還是別的什麼？……。

我吃完後抹抹嘴便挾着書本走了，倒不是因為賈克琳的胡扯，而到了晚上，Brown & Blue 便擠滿情侶。賈克琳早就準備好了，我從香港買來的露華濃唇膏有四分之三是她

用去的，因此我走時她不再留難，只是祝我 Good Luck，同時使勁地揀了我一把。一走出門口才發現春寒透骨，便不自覺地急急而行。三四月的天氣台灣也是這樣的，幽幽的燈光散布在霧氣之中。一想起台灣便連接想起蔡，想起那一長串珍珠一樣的時光。像這樣的晚上，我們會携來兩瓶清酒，在信義路三段買老大齊的滷味、一個勁兒坐在鏡一樣的池邊，娓娓而談，至於深夜。我們有時也迎風起舞，赤腳踏在海一般的草地上，充滿了歡樂。池最狂放，總是將雙腳伸入池中，讓水浸到膝頭。盧雖文雅，也會在不知覺間，爬上樹梢，哼起夜曲。而今這些都去遠了，陌生了，只留下蔡的說話：我老了！是不是呢？我想這句話想了一個悠長的下午。

當妹妹偷偷縫製新衣去參加 party 時，母親終於發現了，妹妹自然很失望，並且羞得連頭都不敢抬高一些。你看亞菊，讀到大學了，還沒有去跳過舞，你這樣小小的，中學還沒有畢業學人跳什麼舞！那個時候我覺得老過，可是第二天我就忘記了。當池結婚了，無限嬌美地依偎在新郎的身旁。亞菊，你和蔡什麼時候請我們——她們都拿這個來開我的玩笑，實在她們也知道並無其事——池說話時，因為脂粉太厚了一些，也使我看到老，她是我從小就同班的同學，後來在我唸大四的時候，親戚們也打聽過母親的口氣，亞菊是找郎家的時候了，南部有一個年輕的醫生……。我是不是老了，我便問父親。不，你是長大了，父親總是那樣樂觀的，母親常埋怨他沒有志氣，不長進：你這老

鬼呀不可救藥了！所以我並不覺得老，或者是，老還沒有令我覺得，還沒有老夠？

雖然有朋友，有親戚，有那麼豐富的學校生活，在那個時候，我只要一孤獨下來，便感到某種缺陷，某種痕癢。也許是一條毛虫爬過背脊，可是摸不到，摸了也沒有什麼，總之是一種莫名其妙底、在濃霧中行路的情況。我把這個告訴盧，她笑了笑，其實她也笑不出答案來。只是後來她在公衆場合裏和一個工學院的學生把臂，他穿着白紡的恤衣，灰色的法蘭絨褲，坐在圖書室裏啃沙特的著作。我知道他喜歡加謬，可不知他也研究沙特。看了看他的書名，是 *L'etre et Le Neant*，此後他便向我說有與無，我完全不知道他亂吹些什麼。只覺得竹簾外有一對男女同學走過，圖書館靜得只有塵埃的歷史。我們去看電影好不好，我突然提議。便去大世界看「瞬息去夏」吧！是田納西的劇本，還有孟哥馬利·奇里夫，他就是這麼爽快的，同時熱心得可以。可是表面上看來他全不在意，我們進場已經開演了，凱芙蓮·協賓正在帶 Monty 遊她「回憶的花園」。我想到盧和男友把臂，想到自己那種莫名的感觸，便在暗中瞅了蔡一眼，他正在注視着修過鼻樑的 Monty 的瘦臉。我輕輕挪過去，我的身子以一種不自覺的姿態移向蔡……。

Daisy——賈克琳抓住我的臂膀，用力搖幌我：Daisy，你不要痴痴呆呆好不好？快回宿舍去吧！而且天氣仍冷。真的，仍冷，我回到宿舍仍然覺得冷。冷的感覺使我想起阿里山上的遭遇，那一年我不知道參加什麼旅行團來的，就在途中認識了一個年輕的美國

人，久矣乎見慣了蔡那樣的「文化人」，那樣的家教良好的學生，我覺得和一個穿運動衫的肌肉型男人交遊也該有興趣，於是便和他聊起來。我們談的不外乎思想、文化、藝術，可是居然談得相當投機。第二天清晨我從旅店內滿是蚤子的牀上爬起來，我早就傾慕阿里山之晨，去到山峯時發覺有一個人比我更先到，他就是 Stanley，那個美國人。我沒有說什麼，甚至早安之類，他也不說什麼，即使哈囉一聲。然而我望着他，他也以一種迷茫的神情望着我。後來我行到他跟前，停頓了一會，他突然用雙手柔和地摟着我，我並不想掙扎，我也不羞澀，我只是以爲這是很自然的，這是應該發生的。在他的懷抱中我第一次知道男人的力量。那會是一個安全的港，沒有風浪的海洋。我當時雙目緊閉，享受這歡愉的一刻，後來我睜開眼，看見他凝神望着我，我的內在，好像有一種力量驅使我趨向他，於是我稍爲抬起腳尖，讓他吻了我。

在那個時候，我不能理解我爲什麼會和一個陌生人接吻，因此在回到平地後看見蔡便有一種罪惡感。蔡是一個有教養而又滿不在乎的人，我不清楚他對我在電影院中的反應，要是他稍爲有動作的話，我可能已是他的妻子了。可是他沒有反應，他仍然看他的電影，而我却有了被漠視的感覺，我當時感到萬念皆灰，因而便去參加旅行團，但回來後始終不能無悔，特別是蔡那張小孩子的臉孔，那似笑不笑的嘲弄神態，與乎不做作而流露的害羞，這些都是女孩子喜歡的。我不能不承認喜歡蔡，甚至怕他不喜歡我，我是

不是比以前老了？我在文學院的草地上看見他，便坐在他旁邊。池的孩子也生出來了，他說，可是我們還沒有死，死便是老，不死呢，便也不算老，他孩子氣地憨笑着。畢業後打算怎樣？我換一個話題，你是不是要出國什麼的？我要生活，他好像很正經的說，我喜歡風化的石，佇立在那裏，永不退縮，却隨着環境而變形，被人創造同時也創造自己。

這樣的人居然說老了，他的意思就是死了？我不相信，去年秋天我到新英格蘭，蔡的朋友 Hans 來接我，把我安排在這小丘下的宿舍，我唸什麼呢？文學，Introduction of French Literature，我背誦一些死鬼的名字，他們把這個世界寫成光怪陸離，希奇古怪，那些死鬼的名字是頂難唸的，什麼 Vigny 阿！Musset 阿！Lamarine 阿！Cocteau 阿！Giraudoux 阿！而我永遠對背誦記憶之學討厭。總而言之，我是厭倦了，對的，我是厭倦了，就是那種不願意做却不能不做的感覺，就是那種你摸不着而又存在的癢痕在侵蝕着。我知道賈克琳此際在門外的吊椅上正在和阿積或是阿詹在親熱，搽着我的口紅。我老了，黃，你相信我吧，機器的生活把我搾乾了。啊，蔡，我突然想去照照鏡子。在鏡子裏的我是一個典型東部女子大學生，我實在並不老，只要有人 Date 我，我可以在箱底翻出那件繡花旗袍，那是一件繡有江南風景的旗袍，然後搽些口紅，叫賈克琳替我束一束腰；不知道什麼緣故，一來到美國，人就胖了。我這樣子對鏡尋思良久，